

编者寄语

《宁夏“花儿”在传统与创新之间的突围之路》，育宁夏花儿后学，引歌手咏本土曲调，深究赛中生态真意以传薪火。

《半百始闻风雅声》，写诗，须怀赤诚、求精、扎根生活。诗人精神丰盈，传承古体诗词是使命，每作反复推敲，直至文质兼美，唯有深入基层，观察世相，方能汲取养料、出佳作。

《走进同里水乡》，同里异于江南诸镇，若闻秀温婉，任沧海桑田，不愠不火立世，静守执着……

岁月更迭，大西北庄稼地被时光偏宠，守着一方宁静，不骄不躁，执着如初。

远处白杨林吵吵作响，枝叶相触间，是千年前“有风自南，翼彼新苗”的悠然，与起伏的麦浪低语应和，奏响一曲大地的交响。

极目远眺，麦浪翻涌至天际，与灰蓝色的远山交融，恰似王维水墨长卷中的留白，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的意境在浓淡之间晕染开来。

绵延的麦海不知藏了多少“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”的辛勤，又孕育着多少“稻花香里说丰年”的期盼。

远处井台边，水车吱呀，车转轻雷秋纺雪，弓弯半月夜弹云，清润井水漫过田垄，浸润着麦根，仿若将岁月的甘甜注入大地血脉。

过些时日，场院里新打麦粒铺就会如金黄色毯等待阳光细细翻晒，又是“笑歌声里轻雷动，一夜连枷响到明”的丰收盛景。

檐下麦秸编织品随风摇曳，那精巧的纹样，是农人们以岁月为线、指尖为梭。

编织出的半年愿景，是“昼出耘田夜绩麻，村庄儿女各当家”的质朴生活智慧与不懈追求。

因为有此智慧，这片土地便有了“荒芜春苗，阴雨膏之”的生机；

因为有此追求，便有了农人世代的耕耘守护，更显“高田种小麦，终久不成穗”的坚韧与磅礴。

二者宛如知己，在岁月长河中携手，绘就人间最美画卷。

立于麦浪之间，远眺山河，心中满是感动与敬畏。

这盛景，是“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”的千年传承；

这盛景，是农耕文明的鲜活注脚；

这盛景，奔涌着生生不息的希望。

——在夏日的阳光与微风中，诉说岁月静好。

N 足迹

宁夏“花儿”在传统与创新之间的突围之路

□ 马剑龙

“花儿”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是中国西北部的文化传奇。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民间艺术形式，它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民族情感，其传承与发展始终备受关注；西北各地围绕“花儿”的保护实践已形成多元生态。

第十九届西部民歌(花儿)歌会现场，来自祖国大江南北的民歌展演精彩纷呈，百花齐放，满园春色。“石榴花开·唱响中华”是本届歌会的主题，蕴含着民族团结的深刻寓意。从歌会开幕式的精彩展演，到专业与非专业歌手的激烈角逐，再到原生态歌手的质朴呈现，“花儿”(包括小调)始终占据着重要席位。尤其是原生态歌手大赛的24首民歌中，“花儿”独占8席，占比达三分之一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这8首“花儿”作品中，6首由宁夏歌手倾情演绎。更为关键的是，宁夏歌手均选择“花儿”这一形式参赛，直接体现了“花儿”在宁夏民歌领域的核心地位，也让我们更加确信“花儿”是宁夏最重要民歌的结论。

本届民歌大赛展演活动中，宁夏歌手的表现可圈可点，令人印象深刻，在各个比赛环节中都取得了优异成绩。以原生态组为例，老“花儿”歌手马少云名列前茅，荣获金奖(一等奖)，令人倍感振奋。

原生态组的宁夏参赛选手阵容涵盖老中青三代，包括马少云、张翠萍、徐爱琴、马衍、高龙、田静、石荣佳、蔡晶、黄丽芳、李冰等10名选手。其中，青年歌手6名，中年歌手3名，老年歌手1名。这种老中青结合的人才架构，既彰显了宁夏“花儿”深厚的传统底蕴与文化积淀，也让我们看到了这门民间艺术未来传承发展的希望。

当然，这个参赛选手阵容的表现也让我们从“精彩”中捕捉到一些值得警觉的信息：其一，尽管青年歌手在参赛队伍中的占比超过一半，但他们大多是著名“花儿”歌手撒丽娜的弟子组队参赛，师承单一，且初学者居多。细数宁夏“花儿”的后备力量，新一代“花儿”歌手储备并不乐观，人才梯队青黄不接的局面，已然成为“花儿”传承发展道路上的巨大挑战。其二，从演唱曲目和曲令的选择来看，宁夏歌手更倾向于河湟“花儿”(小调)，且多选用《上去高山望平川》《阿哥的白牡丹》《尕老汉》《雪白的鸽子》等经典曲目，也包括宁夏著名“山花儿”《绿韭菜》和《眼泪花儿把心淹了》。这些曲目虽广为流传，但也正因过于耳熟能详，使得评委老师们难免产生审美疲劳，难以打出高分。反观马少云，除去自

身演唱的优势外，他选择宁夏本地老“山花儿”曲令加创填新词，令人耳目一新，最终脱颖而出，这也为我们在曲令曲目及歌词选择上提供了新的思路。其三，对于“原生态”这一概念，我们需要审慎理解与把握。在民歌中，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“原生态”表现形式，例如内蒙古和新疆民歌，伴奏与歌唱是浑然一体的，这是他们的“原生态”；而在宁夏，被民间俗称为“干花儿”(“干”者，清唱之意)的“花儿”，它从来就没有伴奏。因此，伴奏介入“花儿”演唱是否恰当和必要值得探讨，因为它或许被认为破坏了“花儿”的原汁原味(部分早已被人们习惯和接受的伴奏的小调化的“花儿”另当别论)。这恐怕也正是马少云选择清唱并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。

综上所述，加强对宁夏“花儿”后备人才的培养，引导宁夏歌手更多地选择演唱宁夏本土“花儿”，以及深化对专业比赛中“原生态”概念的理解，应成为我们今后在宁夏“花儿”传承与发展工作中的重要方向。唯有如此，才能让宁夏“花儿”这一珍贵的民间艺术瑰宝，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，继续书写属于它的辉煌篇章。

走进同里水乡

□ 城池

暮春，是紫藤花瀑布的视觉盛宴，是浅红樱桃的味蕾轻颤，更是苏州烟雨的缠绵。在水乡，我看时间的缓慢幽暗，同里，宛在中央。于暮色中走进温柔水乡的怀抱，此时，华灯初上，青石小路浸着潮湿的生机。

同里水乡，温柔而有温度。“曲终尽松陵路，回首烟波十四桥”，同里以“醇正水乡，旧时江南”的特色闻名于世。暮春时节的同里飘着细密的柳烟，弯弯曲曲的巷子间，不经意时，一座典雅园林或一座宝塔便映入眼帘——同里老街，一半是河，一半是岸。河里有水，岸上有人家。

同里自古便是江南人家的代名词，温柔、有生气，是同里给人最直观的感受。那些平实的日子里，有我们的春夏秋冬，更有同里人的柴米油盐。晴天里，竹竿上晾晒着咸鱼咸肉；树荫下，竹篮里冰镇着早市买来的樱桃；清晨巷口，烟气缭绕的大饼油条；黄昏巷口，人头攒动的萝卜丝饼摊。在那些稀松平常的日子里，同里水乡拥抱着每一个人，那些小桥流水、那些瓜果蔬菜，以别样的温度给这片静谧的水乡以生活的气息。

同里水乡，是诗意而典雅的。悠悠柳烟中，五湖环抱的同里在暮色中静静绽放。听评弹，品昆曲，或者去茶馆喝茶，这便是同里人日常而又富有诗情画意的生活。悠哉悠哉地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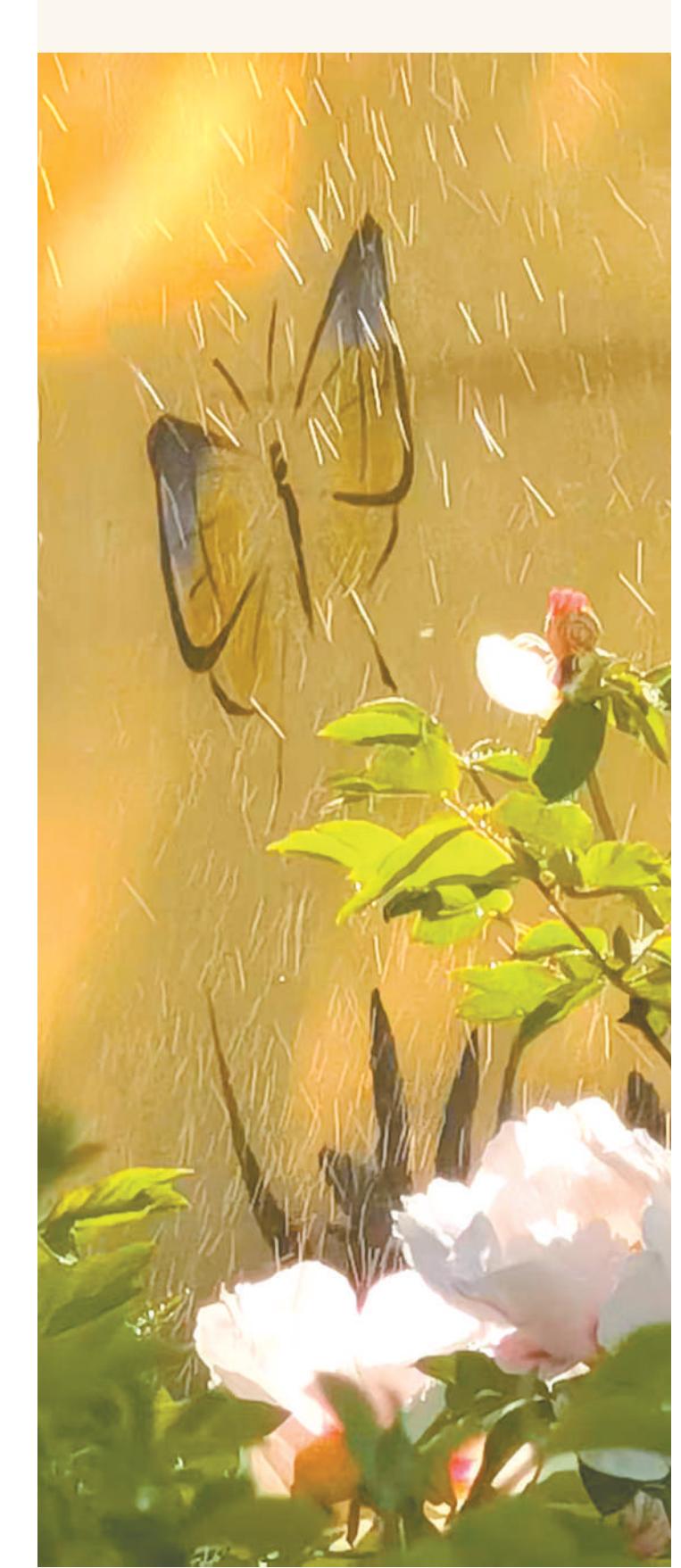
着，慢慢地看，心中自有一片寂静天地，诗意由此展开——盛世升平，岁月静好。此时，风吹过蚕桑地，青绿色的声浪由远而近，又由近而远，忽然，一片寂静。此刻，湖面船只往来如织，岸上的青石小路、客栈、茶楼、饭铺，正如诗中所言，烟波浩渺，充满生气。青石巷口绕烟碧，古桥水乡黛瓦绿。

夜里，一轮新月从河面缓缓升起，青蛙的叫声若有若无，掺杂在涓涓流水的哗啦声中。蛛网似的河流上桨声灯影，船只往来，似一片朦胧的薄纱，轻轻笼罩着静谧的水面。

此时，细雨霏霏，细密地敲打在沧桑的青石小路上。雨在同里，雨在老街，雨打芭蕉，雨敲玻璃窗，雨滴在一只铁皮桶里。如同顽皮的小精灵，给这个世界加上一层温柔的滤镜，滴答滴答地打在平静的湖面上，涟漪一圈圈荡开，终于消失在湖底。雨滴在树梢上，打湿了初放的花朵。此刻，木舟轻轻摇摆，春风吹夜送流莺。

区别于其他江南小镇，同里如同古代大家闺秀，自有一种温婉的气质。不霸道，但执着，不管世界如何沧海桑田，不温不火屹立于此，冷静而执着。

沐浴在江南柔情似水的春风中，我在去往静谧的路上。于暮色中，走进同里水乡。此刻，花开正好，平实、温情。



暮

云存德

邂逅一场“熊猫哲学”

□ 高文舒

成都是我们全家人心驰神往的理想之地，这个假期，我们避开旅游高峰，踏上这场治愈心灵的旅程。

出发前，导游笑着打趣：“春熙路太古里的时尚丽人固然养眼，但成都的大熊猫才是真正的顶流。”抵达熊猫基地后，眼前的景象颠覆了我对动物园的固有认知。这里更像一座天然氧吧——鸟鸣啁啾，蝉鸣悦耳，繁花似锦，层层叠叠的绿意勾勒出一处世外桃源。导游告诉我们，熊猫通常要到上午11点才会睡醒，建议我们先在周边随便逛逛。于是，在等待的间隙，我开始细细观察周围的风景。五彩斑斓的花朵在微风中摇曳生姿，如万花筒般不停变幻，宛如灵动的调色盘；缕缕清香沁人心脾，其中一株肉粉色的大型花卉格外引人注目——茎秆挺拔足有一米二，花冠优雅舒展，花朵密密麻麻地簇拥在一起，粗如碗口，如螺旋桨般不断向上攀升，正努力绽放出生命的最美姿态。

忽然一阵清风拂过，沙沙作响的竹叶声将我的目光引向竹林。修长的竹子弯着腰随风起舞，风停后又立刻挺直腰杆，尽显坚韧的生命力。这一幕，让我不禁想起金庸小说中的经典名句：“他强任他强，清风拂山岗；他横任他横，明月照大江。”竹子泰然处世、不为所动的坚韧精神，生动地展现在眼前。

凝视着这些静默生长的植物，积压在心头的焦虑似乎也随着呼吸渐渐消散。是啊，它们无需与谁攀比，无论是否有人驻足欣赏，都自顾自地绽放、呼吸，用尽余生去经营生命——将二氧化碳转化为氧气，以最质朴的方式为世界贡献力量。你可以说它们眼界狭窄，只在自己的天地里遨游，但这般不内耗、不焦虑，只专注于自身生长的姿态，不正是生活的真谛吗？作为人类，我们见得多，羡慕得更多，没有能力驾驭这世间所有的繁华，却常因所得太少而烦恼。徒增无尽的忧愁之余，我们何尝不应当像这些植物一样，平淡简单地活着，坦然承认自己的平凡？这才是生活本来的面目。

“快看！熊猫出来了！”人群中突然爆发出一阵惊呼。循声望去，三只小熊猫正围着饲养员撒欢。一只调皮的小家伙死死抱住饲养员的大腿，像个可爱的挂件挂在腿上，任对方怎

么哄都不肯松手，活脱脱像个要赖的孩童。

另一边，有游客兴奋地大喊：“那只大熊猫在树上跳迪斯科呢！”我们赶忙凑过去，只见这只熊猫似乎很享受众人的注视，瞬间化身“社交达人”。它敏捷地在树干与地面间来回穿梭，时而爬上树枝倒挂金钟，时而扭动身躯爬回地面。随着观众的欢呼声越来越高，它忘情地在树枝上使劲跳跃，树枝不堪其重，发出吱呀吱呀的痛苦呻吟。熊猫沉浸在赞美的荣光里，早已忽略了树枝的“求饶”声，只顾在枝头尽情狂欢，将顽皮发挥到极致。表演结束后，这只“戏精”还不忘叼起几根竹子，慢悠悠爬上树大快朵颐，甚至对着镜头吐舌头卖萌，逗得大家忍俊不禁。

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当数“花花”。饲养员敲着铜锣，用软糯的声音一遍遍呼唤：“花花，快出来，花花宝贝，你快出来呀！”换了好些时候，花花像个娇滴滴的公主，虎头虎脑、慢悠悠地晃了出来，圆滚滚的模样可爱极了。看着它慵懒的姿态，我猛然想起渡边淳一笔下的钝感力——这种能力不仅体现在精神层面，更折射于生活态度中。神经钝感力强的人，其自主神经不会时常陷入异常的刺激之中，能够让血管尽可能保持舒张状态，从而使血液可以畅通无阻地流遍全身。花花的淡定和从容，不正是对抗内耗最好的生活哲学吗？人生需要偶尔放慢脚步，不被焦虑裹挟，利用空闲时间享受这股松弛感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放空自己，这才是生活的智慧。

当广播响起下班提示，刚才还悠闲进食的熊猫们瞬间来了精神，手里的竹子也失去吸引力。它们扔下竹子拔腿就跑，甚至不忘把自己的“卧室”门关上，任游客们如何呼唤都不再露面。这颇具喜感的一幕，让我们忍不住会心一笑——原来连国宝都深谙准时下班的快乐之道。

离园时，儿子依依不舍地望着熊猫场馆，为了满足他的心愿，我特意选购了一只熊猫玩偶，儿子喜不自胜，抱着毛茸茸的熊猫玩偶不撒手。

这次旅行让我明白，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探索、与自己和解的旅程，就像亲眼看到的熊猫和花草，远比手机屏幕上的影像鲜活生动。这种真实的体验，或许就是旅行的意义所在。

N 岁月

半百始闻风雅声

□ 赵春光

与大多数诗友相比，我的诗词创作之路起步较晚。2015年，我调任到一所学校，这所学校坐落于石嘴山市，校园环境优美，四面环水。前不久，我还写了首诗给这所学校：“贺兰剪影映学堂，星海潮声伴画卷。南苑月窟红柳帐，北堤霞落白鸥乡。楼台焕彩连云起，校金融通引凤翔。四十春秋凝硕果，更持椽笔续华章。”每当暮色降临，我总爱在空旷的校园里漫步。湖面粼粼的月光与摇曳的芦苇，时常激起写诗的冲动。

虽未正式创作，但我对诗词尚有些积累。早年背诵过数百首唐诗宋词及毛主席诗词，对绝句律诗有些认知。某次参加会议，见文友在微信群中切磋诗艺，心向往之。归来后决定学诗，经人引荐结识著名诗人张嵩。他审阅我的诗作后，肯定了我的

创作热情，并悉心传授古典诗词创作要义，言及“律诗如戴镣铐，既守规矩又不可害意”，建议我先从古风入手，再向律诗进阶。

那时尚无诗词检测工具，仅凭平仄表创作律诗合格实属不易。当我的诗作首登《夏风》诗刊时，那份欣喜至今难忘。此后愈发注重律诗的押韵、平仄与词性结构，印证“功夫不负有心人”的古训。2018年迎来丰收：《咏秋》《春节》《独酌》等刊发在较为知名的报纸杂志上。如今看来虽显稚嫩，却是播种后的初熟之果。

2019年之后虽工作繁冗，创作步履未停。夜阑人静时，常伴青灯琢句。2021年幸会马翠、闫立岭、余秀玲、张美玲、张青、马利民

等宁夏诗坛名家，通过品读佳作与当面请益交流，渐悟诗道真谛：不再追求数量，转而注重质量。当年60余首作品散见于一些知名刊物，可谓渐入佳境。

2022年，正式加入银川诗词学会、宁夏诗词学会及中华诗词学会，自此有“诗家”可依：或切磋诗艺，或结伴采风，灵感如泉涌。创作题材日渐开阔：既有《夏日银川》“大漠长河美贺兰，楼台水网换新颜。葡萄入酒诗中客，枸杞当餐世外仙”的塞上赞歌，又有四季美景咏叹“一池月季雨余开，霞被云裳紫台。次第参差争艳影，佳人驻足醉忘回”，教育礼赞“黄土高坡起高地，职业教育创新奇。起步虽晚勤足劲，十年砺剑志不移”，人生感悟“好风频送客，新知有利求。往来成定势，雁过又添愁”。诸如人生感悟，凡有所感皆可入诗。

十年诗途，得“三昧真火”：其一须怀赤诚。诗人虽非显达，然精神丰盈。传承古体诗词乃我辈使命，既择此道，自当矢志不渝。其二贵在求精。每作必反复推敲，直至文质兼美。其三当扎根生活。唯有深入基层，观察世相，方能汲取养料、出佳作。

诗路漫漫，愿生命中的每朵浪花，皆能化作笔端清韵。